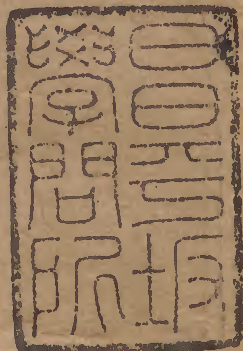


定纂
四書古今大全 三十三

孟子



			八	漢
		五	九	書
四	六	五	四	
〇	三	五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四	四		
一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8545
冊 數	40 (33)
函 號	277 .8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纂定古今大全下孟卷三十三

明 臨川 筆峒 徐奮鵬 纂定

深陽 仁之 湯泰亨 訂合

離婁章句上

離婁之明

宋輔慶源云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然非君

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以有成

宋朱夫子云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

之道如末篇所論制民之產云則可以玉耳又云後人雖

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是以不免于徇利妄作之

失譬之棄規矩而以手置方圓也

宋饒雙峰曰規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起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況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

宋趙氏曰律法也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宋吳氏徵曰五聲最濁者爲宮稍濁者爲商徵濁徵清者爲角稍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

宋胡雲峰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爲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爲良法

宋陳新安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於法 鄒嶧山曰施之無具而澤不及民故不足爲政於天下推之無本而政爲虛文故不能自行於天下

宋輔慶源曰規矩準繩爲方圓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爲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爲方圓平直正五音仁

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乃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

宋饒雙峰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宋許東陽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 吳省菴曰法既立則法所在便是聖人耳目心思所在後世雖無聖人而有聖人之法則緣法便可爲治

莫中江曰聖人之竭耳目心思行出去時便規矩準繩仁政一時並行了其繼續處當兼天下後世說不止繼一己之耳目心思

宋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如馮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

宋朱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亾無日矣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

宋張南軒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

宋朱子曰恭與敬大槩只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卽是做那責難的工夫○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細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開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宋胡雲峰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明袁中郎曰當時諸侯不遵井田學校等法故此處仁政只重法乃槩指古聖人所立以平治天下者堯舜亦不能外也但堯舜仁政法多創始非盡因襲前代人見堯舜之治天下以爲道大何如却是必少仁政不得是仁政乃道中作用也舉堯舜者極言治天下不可無仁政非謂堯舜卽先王也

明黃葵陽曰既竭目力節乃仁政之實其心思竭處正是先王不忍人處而政之繼處卽不忍之仁澤今傳後處行之則仁覆天下不行則播惡于衆得失理亂之機昭如也今之仁心仁聞不過一時感觸聲聞不行仁政則仁心無所寄以推廣雖善而亦徒矣徒法句只陪說益見徒善不足爲政也

明顧涇陽曰雖有仁心而師心自用喜于紛更不法先王縱託于行仁亦行不去故惓惓以由舊章因先王爲說如周官法度當時之所當遵者也或曰隨時制宜亦是法先王否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圓之巧萬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不同未有不以律呂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所云潤澤正教人法先王非只事事模倣先王也

明屠赤水曰聖人立法之意原爲仁心不足以覆天下及後世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後世被其澤也是聖人何等遠慮况後人可廢法乎規矩六律皆古聖竭耳目之力所制離婁諸人用法者耳舉離婁等不能廢法例治天下決不可廢法也竭心思者費幾番商量謀處置一竭之後再無工夫繼之口氣極緊本旣字來旣竭心思卽從此引續出來心思是經盡所以治天下仁政是流布所以治天下可見聖人心思之竭四海萬世皆其度內無一毫滲漏滿其心之量

而非有加也不可勝用仁覆天下是就見成說有是心有是政而天下後世皆不忍人之政所覆矣不必說人來取法方爲利澤及人

明董思白曰徒善二字與仁心差別當照上看彼其仁心矣而竟不收效仁聞矣而竟不見功此徒善之說也○又曰觀徒法不能以自行益知徒善不足爲政下句只陪說

明方文伯曰專爲當時師心自用喜於紛更舊制而託於行仁如王安石變新法之類故倦倦以由舊章因先王爲說非真謂不忍人之心亦徒善也

明湯霍林曰竭字重看言他箇謀處置不知費幾番心思直是仁天下之心毫無滲漏了故一竭之後再無工夫繼之口氣極緊

明王觀濤曰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方是真能竭心思者若上文今有仁心不過一時感觸非寔有也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辯焉得謂智

明張二水曰仁者宜在高位玩是以二字領上遵先王來說仁者心思先王必因先王之道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能平治天下故宜在高位耳不仁句照不因不智者說

明周季侯曰先王心思所竭而繼者蓋揆度天下後世所可行之法以示臣民者也人臣不過卽此守之守此以責于君便

為難守此以陳于君便為善兩無字非無道法也有之而不
因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上見犯義雖法不加而理則可咎
犯刑非盡入吏議而不依便是犯一步深一步說

明屠赤木曰上既不仁而至喪亾無日全賴忠臣義士為之維
持乃天之方蹶是何如景象乃其無禮無義言非先王又焉
用彼相哉下猶沓沓也正指這等人所為如此

明秦他石曰事君無匡救之義進退無持身之禮進退如云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也非先王之道一句極重責難者責以先
王之道也陳善者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
道者是泄泄者也是以謂之賊也

明徐玄扈曰禮是一定之防閑不就儀文說又曰責難亦不是
苦口逆耳孟子道君處却甚易難者對世主言耳

明方文伯曰大都先王之道便於天下不便於人主故曰難
明張侗初曰責難陳善只一事而分恭敬何也以所陳者而致
責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所責者而小心謹密以開陳之
故曰敬總是事君之義進退之禮言先王之道也

章意

明黃貞父曰通章大意總見法者心之寄也先王者法之祖也
君臣者祖述憲章之人也

明宋羽皇曰大旨通章以仁政二字作主在可謂智乎分上論

爲治心法不可偏廢而意歸重治法以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也但看來君臣不可截然分作兩項乃是言君而又及臣也作文須要輕重

明顧隣初曰總是論爲治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道惟仁者宜在高位而爲臣者不可泄泄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掇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不必分截

離婁考

按註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楊子雲長楊賦曰盲者不見尺大而離婁獨千甲之隅○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於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公輸子考

按註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宋策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墨子曰公輸子削木以爲鵠成而飛之三

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
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
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師曠考

按春秋列傳云師曠字子野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
諮稟之平公立問人君之道師曠曰人君之道清靜無爲務
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
繫于左右靡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
之操也他日云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
欲臣文公因答說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賢不
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

不信也三年楚公子午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旣而楚師多凍後徒幾盡
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洵以
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
止此亾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于濮
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
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
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
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

通不遷今君說新聲欲無衰得乎自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
遂衰焉○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
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
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
知鍾之不調也

六律五音考

按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

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註

合陰陽之聲者聲之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

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六簇寅之氣也正月

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

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箕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

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

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甲之氣也七月建焉而

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

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

在降婁辰與建交錯留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

陰陽六體周禮鄭玄註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

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

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彥疏據律歷志
而言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
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三分去一○又云黃鍾為天
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大簇為人統律長八寸
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
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位蓋象八風也○傳疑錄云旋相為宮
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
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
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
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
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大簇三○
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
○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
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
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
大呂亦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
上生少者下生○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
得五十四數是為下生林鍾為徵○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
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為上生太簇為商○三分大簇二
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為下生南呂為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
爲角○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隔八相生
之法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爲林鍾之徵
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
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
妻而呂生子也○五聲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黃鍾爲
宮八十一濁君復子○太簇爲商七十二次濁臣泰寅○姑
洗爲角六十四次濁民夬辰○林鍾爲徵五十四次清事遯
未○南呂爲羽四十八清物觀酉數之多少聲之尊卑分焉
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角
居四者之中

規矩準繩考

按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正則規規圓生矩矩方
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言爲五則規者所以
規園器械今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今不失其形也
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園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
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
法式

規矩方圓章

宋朱子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

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事事都做得盡無一言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圓而天下之爲方圓者莫不出乎此也

宋張南軒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爾後之人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恒性是誣其民也宋陳新安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君臣者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也

宋輔慶源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

明方文伯曰此章以仁爲主幽厲之鑒正以堅其法堯舜之心也

明徐敞弦曰此章前說堯舜後說幽厲中間却說箇仁不仁不爲堯舜而爲後世法必爲幽厲而爲後世鑒中引孔子語却是分擔兩頭的○又曰爲幽厲有甚不甚法堯舜亦有至不

至然雖未至於堯舜亦不害其爲仁故只曰道二未有謚之
先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既有謚之後人之所廢必若幽厲有
一善可以回天有一善可以稱人皆天之所不廢者也

明王觀濤曰人倫之至勿將至作高遠看只是的確不可移易
之意而已矣三字最重是一章血脈

明鄒臣虎曰法堯舜是法其所以非規規于迹象若失其所以
則不仁矣仁不仁之幾甚微當於此求其至也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正堯舜之仁分于不仁正堯舜之所以爲至處而君
臣不能以之出乎堯舜卽入于幽厲矣二盡字乃所以求其
至也

明韓止修曰道只有一安得有二但說仁便有箇不仁與
一立是道本一仁而有不仁以二之也堯舜之精一乃精擇于
仁不仁之介而專守一仁使不仁不得二之也

明焦漪園曰此章之意專在爲民欲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
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故繼以暴民之說

明方文伯曰暴其民者乃其禍有甚不甚若暴則總是不仁而
已故甚字不連暴其民讀○趙邠卿曰殷鑒在夏以所代爲
明鏡也

明方孟旋曰先言事君治民後只言暴民者臣之事君不過輔
君治民耳君臣一體君而至此臣亦難逃其責暴其民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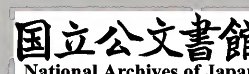
不仁不仁有淺深斯禍有甚不甚也

附覽新奇說

明屠赤水曰聖人人倫之至即所謂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者也時平而盡其理之所當然勢變而通其權之所必至人倫之道至聖人而造其極凡盡倫者不能外如方圓之道至規矩而造其極凡為方圓者俱不能外也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盡者如是而止也堯舜立君臣之極只盡得君臣之道而止人倫只是箇仁故總歸之于仁法堯舜亦必是盡法其成法以仁心為主雖變通之不窮皆堯舜之妙用也

張賓王曰規矩特引起聖人至是極精妙極員活不可移易意聖人橫心橫身無意于倫無處非倫如月映萬川影方影圓不失錙銖故曰人倫之至此只虛說箇聖人的妙處影起可法意

三代之得天下章
宋輔慶源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然死蒙惡謚遺臭後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



宋饒雙峰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人謚法最公

明丘毛伯曰舊以首節爲天下之得失由于仁不仁二節爲國之廢興存亡由于仁不仁三四節則歷推不仁之禍爲難免予謂非此之說也孟子前後此數章書皆是儆勵當時之人主則此一章當重在論天子諸侯上說首節三代之失天下以不仁是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矣二節國之廢亡亦以不仁是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矣卽下至於卿大夫之有家者士庶人之有身者且難以不仁而自保矧天子諸侯也乎哉則信乎欲免亡者在於亟去不仁也不然則與惡醉強酒者類耳三代亦安能徼祖宗之靈以常得而國又安必其永興且存哉此歸重論天子諸侯極得孟子立言之旨

明陳國檄曰三以字所以字俱重是得失廢興存亡之關揆處明湯海若曰此章以國之廢興存亡句爲主孟子前後數章皆警當時之君先以三代說起見非特天子不保四海已也諸侯一不仁便不保社稷廢興存亡之機正決于此下又推卿大夫士庶而極言之以見諸侯欲免亡者在亟反其不仁也
愛人不親章

宋饒雙峰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已添箇皆字說得濶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

宋金仁山曰按愛人治人禮人處講中須要入自治意蓋平日

既以仁智禮自脩至於人不我親我治我答而又三自反焉
故曰自治之功益詳

宋輔慶源曰爲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

宋饒雙峰曰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
宋陳新安曰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
包智禮也

明焦漪園曰三反字不是徒反必有益盡所未盡的工夫

明王陽明曰學須反己若只見自己不是奚暇責人舜能化得
象只是不見象不是

明方文伯曰天下與己原不屬分外若不得人心而卽從人心
求之則愈不得矣須把人心收拾到自心來方謂之反

明吳無障曰自求多福非泛言多福之自集也正謂永言配命
乃所以自求其福耳必以我身作主乃見引詩本意

明莫中江曰行有不得不必推廣說當看一有字如不親不治
不答有一於此便當反求

明丘月林曰看一皆字見無時無處而不然

明李九我曰行皆反求便是配命之學天下歸正是多福重永
言不重求福己字身字自字皆從反字來身正句深明己身
可以管攝天下不必外求也不以仁智敬入講覺更該洽當
玩有字皆字

章旨

明姚承菴曰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責已些小設施便求効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教以反求二字

章旨

明繆當時曰通章已字身字自字皆根反字來即其身正而天下歸亦不重極言其效只吾一身而可以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來耳

人有恒言章

宋輔慶源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遺得其本則末可舉矣

宋饒雙峰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子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

明錢尚湖曰身者天下國家之本孟子欲剔出此身人該舉恒言指明之也說一所房子便有箇人在說天下國家便有箇

身在恒言則未明言而意實躍躍可思矣舊以恒言不知其序不知本之所在非是

明郭洙源曰恒言發於恒心雖出庸衆之口聖神不能加焉一時此恒千萬世亦此恒孟子深有味而取以垂訓非察適言之謂也

明張洪陽曰凡人於尋常言語只輕易看過了都不得他言外

意如今人開口便說天下國家不知這言語中還寓根本意思在

明王觀濤曰本只是一箇本所謂脩身為本是也上二本字只是末中之本

或問說論本在恒言之外浮陽曰天下之本隱然在天下中國之本隱然在國中家之本又隱然在家之中而恒人乃一槩不知也語甚直截

明湯霍林曰身之正不正不但家之所係卽國與天下係之恒言何可忽也

附覽新奇說

明張賓主曰不順數之曰家國天下而逆遡之曰天下國家由家以及天下則天下之外更無天下言有盡而無可思由天下以返之家則家之中更有所以為家者機微露而然可想其天下之本在國云云孰謂恒言而可忽也

章旨

明董思白曰此章以末句為主上章言身正在天下歸足見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當時恒言只泛泛言天下國家漫不及探本之論故孟子就其所云天下者推本于國所云國者推本于家而至于家則總歸其本于身作文以首二句為冒中二句順題叙過而末句另發蓋身一正則家國天下次第就

理此最緊要而恒言所未及者宜特重之纔是法
為政不難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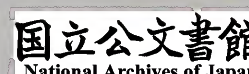
宋陳潛室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
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宋輔慶源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君人者不正其身所
謂爭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

宋程復心曰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疑議遠而羣
黎百姓必然怨謗則為留礙矣

明杜靜臺曰須要曉得巨室乃國人素所取信者又要曉得身
是己之身正身由己而不假於外之勢力甚是簡易如此方
發得不難意透

明姚承菴曰巨室是先朝舊臣其聞見最多最廣且戰國時或
多擅權政虐吾所行少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不得且生其
窺伺之心故惟以道德自處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就接一慕
字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若論勢力有國者豈敵
巨室不過國與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
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孟子云云只論自近及遠理
勢固若是耳德教沛然於四海正是為政
明字子名曰重德教二字為政而教之以德雖跋扈者猶心服
况世篤忠貞者乎慕者慕其德非威與勢天下之慕非視巨



室爲轉移但教行自近必從巨室始耳由巨室慕而一國而天下一滾下來沛然意自可想見

明柯立臺曰若脩身外別求所以不得罪則是纏結矣卽借抑擢貴以傳名亦非君子之行君子之不得罪于巨室者乃其欲無得罪于天下四海也

明王觀濤曰身脩則人人皆服獨言巨室者蓋以大家難以力服其爲心服尤難也

明方文伯曰慕與溢字相關慕有欣欣愛戴之意非平日德教滲入人心安得此浸灌溢出的光景

天下有道章

或問小後大弱後彊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宋輔慶源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爲大小無道則以力爲彊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

宋饒雙峰曰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爲紂所役可見德足以勝時勢處

宋陳新安曰小德小賢者居小位大德大賢者居大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

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後於力之強大無道之
世惟力是視爾

宋程勿齋曰萬善之足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
焉是曰小德

宋輔慶源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冒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
能因時勢之宜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
則絕於天矣夫景公之齊卽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
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爲是異言橫涕孟子姑取
其說以證小後大弱後強之事其妄蓄自棄之罪未暇議也

宋汪氏曰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

宋陳新安曰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
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爲吾後矣

宋真西山曰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
周朝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
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宋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
抵當他

宋輔慶源曰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爲強大所役使脩德行
仁如文王則與天爲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爲
後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

明方文伯曰首節論天之當順而下則反覆明天之可回益挽
回無道之天原不算做逆天

明高中玄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當是時而稱詐力是亂人也
是故三苗竄防風戮春秋戰國之時羣雄爭長當是時而不
審已量力是愚人也是故江黃滅燕丹亾若能師文王不惟
化小爲大化弱爲強抑且化無道之世爲有道之世則善於
奉天者也

明袁中郎曰天字兼理勢不得無道日以勢力相加豈可謂理
所當然只好作天運說造化之否泰氣數之盛衰必修德方
可以亾天順天者盡人事以亾德天便可以亾存逆天則取滅
亾矣有道無道含有天字在內

明王荆石曰齊非小國女吳豈順天之事只粧點一恥字激發
他羞惡之本心既恥必須自強今反效大國之所爲如何是
好師字最妙見決不可免

明蘇紫溪曰通章是激諸侯之自強非以景公爲順天而今之
諸侯爲逆天也况齊非弱小之邦而嫁女蠻夷亦非順天之
事大都謂景公惟不能自強故雖以伯勝之餘不得不受吳
命今諸侯而恥受命如何得涕出女吳只粧點一恥字無非
激發他羞惡的本心既恥爲大國之後定須自強今反去學
他如何是好師字最妙先師不是先生之稱

明秦化石曰如恥之兼大國言者大國亦有受役之時如齊桓
時齊強晉楚弱晉文時晉強齊秦弱是也小國非指滕薛滕
薛師文王亦不能七年為政也此時齊楚燕秦大若三晉與
魯便為小國也下文仁不可為衆則師文王只是好仁而已
明陳如岡曰方文伯云強大之國盛其氣焰以薰灼當時而當
時不得不為之役是為執熱乃文王以清冷之水沃之而如
熾之虐頓熄故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明張侗初曰文王以仁心行仁政此賢德之最大處而其以服
事殷是能順無道之天默自挽回為有道則商家億麗之子
庸敏之士亦小德小賢矣景公不脩德國非小弱尚不免聽
命于吳商紂不脩德以強且大而不免奉祭于周可見強大
不當自恃而弱小者當自強也仁不可為衆指文王說謂人
心所歸衆者遇之失其衆也夫國君二句乃孟子引詩及孔
子而論其理照上必為政之意

章旨

此章當以莫若師文王節與今也欲無能而不以仁節為主此
章大旨是因當時王伯爭雄以力役天下諸侯徒恥為所役
却不能自強以回天命故慷慨發此首節總有道無道言之
者正為當時是無道之時言不但以德與賢相役是天即如
今以大小強弱相役亦是理勢之當然者總之可順而不可

逆作文須從有道跌到無道半邊言不但不度德者亾而不
量力者亦亡除非以德自強而挽回天命乃可一雪受命之
恥齊景公二節是把來形起文王三節景公含羞事虜正是
不能自強而役于強大者非是取他能順天特引來明徒恥
無益意味涕出二字儘有恥意故註中以羞字畏字狀之最
得他心事第三節二恥字皆從此節生出須着當時諸侯身
上講言力不及大國而荒淫一如大國則徒恥為役而役必
不免如景公女吳一般故以恥受命于先師激之

齊景公女考

按越絕書云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女
思其國死葬廬西山○藝苑卮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
女於吳校所嫁乃闔閭長子名終纍俱早亡葬常熟縣北一壘
海虞山東面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
因名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怪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
則終纍為得之意是闔閭破楚後景公畏而女其子也

不仁者可與言章

宋真西山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
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
危為安以蓄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
存而惡危亡而其反皆若此者失其本心故爾

宋輔慶源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宋饒雙峰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

明漢貞菴曰此以天來形容自取之禍蓋不仁之人不信人言乃以其自取之禍歸咎於天故孟子深用以警之惟不咎天而反已以行仁自將轉禍而為福矣

明湯海若曰此急喚醒人語自字病根只為不仁不仁者敗亡之禍皆其自取安其危三句卽是自取之意下引證自取二字出來

明吳無名章曰濯纓同濯不得雖欲與濯纓同貴亦不得雖未露自足雖欲與清同濯不得雖欲與濯纓同貴亦不得雖未露自取隱隱含警惕人意在

明王荆石曰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味之覺得其中自有妙理在故指點出來與門人體察只下一斯字不知生許多見解

明李九我曰樂其所以亾句承安危二句玩所以字可見不仁二句反言以決其必然亦寓慨歎意而動轉移之機也

明張侗初曰孺子節字字模寫天趣二可以有味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雖未露自取隱隱含警惕人意在

明丘瓊山曰自侮自毀自伐三自字承自取來極可玩味

明丘毛伯曰必字然後字相應正見其自取也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照上亡國敗家而身乃家國之本也引詩重自作孽一句

附覽新奇說

明王弼州曰此必有所目擊感慨而發一說云玩不仁者可與言哉起句多是為齊湣宋偃二君發也

明陳眉公曰清新濯纓二句不平歸濁邊見自取之意

章旨

明董思白曰全以自取二字為主以首節不仁二字為綱領不仁要看註失其本心句安其危三句都是與本心相反的正是不仁而必致敗亡處末句特反言以決之

孺子考

按荆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有滄浪洲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為滄浪水疑此洲是也○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為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譚城北界山北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大明一統志滄浪淵在今嶧縣北即濯纓處也

桀紂之失章

宋張南軒曰所欲與聚非惟富壽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宋陳新安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宋陳新安曰彼謂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
而得免死於獺鷃也

宋張南軒曰非利人之為已毆也特言其理之必然爾季世之
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毆哀哉

宋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
積不足以拯國之危

宋胡雲峰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
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宋陳新安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
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毆民以解之
其王天下也孰禦

明鄒臣虎曰孟子見當時憔悴于虐政故汲汲以為仁二字援
之當以今天下節為主先說民心歸仁以起其端隨說暴君
之所以毆下則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又徹不仁之必陷
于凶總是勉時君以好仁可王也語語令人心惻

明葉臺山曰得天下與得民得心一滾說來與聚勿施即得其
欲惡之心也欲惡只是一箇心聚欲去惡只是一箇仁忠恕
以挈矩而平天下在是矣爾也云者只此無他也

明王觀濤曰失天下邊輕只引起得天下意



明姚元素曰所欲稍不遂便生缺望曰與聚者滿其欲也所惡
即能革已覺不堪曰勿施者絕其源也

明郭洙源曰所欲與聚二句須體貼得至誠惻怛之實為民意
思出民之歸二節是極狀歸仁之勢以欲動當時要得此中
口氣天下之民不有所離則不有所屬那邊離畔之未極便
我這裏歸往之未盡故桀紂毆民而民始歸於湯武不仁毆
民而民始益歸於仁人須知去所惡乃益就所欲毆民節只
是得歸仁意耳非有兩層故下節今天下有好仁處不曰民
歸而曰諸侯皆為之毆所謂得其心斯得民矣曰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耳前後節節相應今天下
二節要看惓惓屬望之意

明鄒臣虎曰一邊下箇歸字一邊下箇毆字正相綰結歸則不
待毆况有以毆乎毆則必有歸况歸又其欲乎歸仁節狀莫
禦之勢為淵節狀必至之情將得民心得天下竊係說得最
為明透

明馮其區曰今天下二節見此時而能好仁致王尤速機會不
可錯過此時而不志仁死亾立至將來不可救藥無非危言
以激發他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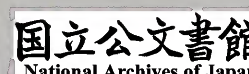
明顧麟初曰七年之病喻暴虐非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
喻深仁言以數年之桀紂求為一旦之湯武必不得之數也

應固難卒辨意然時雖已後及今圖之尚可及也志字是念
念在此仁心決不肯歇息民有欲惡自然知聚知去即此便
有致王之理若無此志則死必矣說得直是可危可懼見
不可不猛省下志仁也

明丘毛伯曰七年病而求三年艾非是機會不可失使今日不
蓄後日蓄之豈有不能得之理但處朝不謀夕之勢蓄之尚
有三年之久况存一姑待之心終無能蓄之時矣

獺考

按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徧屬也○淮南子云鵲巢知風
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卑雅云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
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獺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
而弗食世謂之祭魚○又曰養池魚者不畜獺獺○俗傳獺
祭魚將魚羅列於前取黃獺魚一枚以爪按其頭作聲如人
之有巫祝也故俗呼黃獺魚為魚師祭畢獺食諸魚而縱魚
師於水○蟬史云獺又能捕鳥乘見鳧鷖羣在則仰臥於水
離水面尺許吐沫引之鳥見沫浮羣飛啄之獺乃以四足抱
鳥如鳥賊之擒魚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間又
有退葉○合璧事類云獺形類大頭不如馬身如蝙蝠鼻尖尾
大四足俱短毛色如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
水中出水亦不死能休於大木上世謂之木獺海獺差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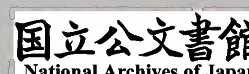
水不濡海人亦食其肉皆獺之屬也○齊諧記魏明帝遊洛水水中白獺可愛見之輒去顧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鱸魚乃不避死用以此候之乃畫板作兩鱸魚懸岸於是羣獺竟赴盡獲之

獺考

按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雀註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許高註云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禮曰季秋雀入水化為蛤○說文曰雀依人小鳥也○格物總論云雀小鳥也常依人嘴頰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白者一名嘉賓○爾雅云

桃蟲即桃雀也似黃雀形微小即鷦鷯又名為巧婦鳥○風

土記云六月東南颶風海魚化為黃雀雀目多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瞽○白孔六帖云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先啣一艾致其巢輒避去因而有之○古今註云雀性多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荒淫之飲○家語云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戰國策云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糧仰棲茂樹與人無爭自以為無患不知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晝棲茂樹夕調酸鹹矣○廣志云安息國大雀



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

鷓考

按爾雅曰晨風鷓也郭璞註曰鷓屬○列子曰鷓化為鷓鷃化

為布谷布谷為郭公郭公為鷓鷃一名晨風○陸佃曰鷓似

鷓黃色燕頰向風搖翅因風飛急擊鳩鴿燕雀食之○通志

略曰似鷓而小青黃色燕頰○禽經云骨曰鷓瞭曰鷓鷃曰

鷓奉曰鷓○灼艾劇談云養鷹鷓法有味漱上以陸切書二

卷出三館書目

艾考

按爾雅曰艾一名火草可以療疾又曰燕薺惡艾字說曰艾可

又疥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歷也變以艾為名艾以

艾疾為義皆以所歷長所閱衆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

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

量力減之○圖經三月三日五月五日採葉暴乾經陳久方

可用○荆楚歲時記端午民踏百草採艾以為人懸之戶上

禳毒氣又宗士炳之孫常以端午日雞未鳴時採似人者縛

用灸有驗○侯鯖錄云一名水臺一名醫草○緯略楚辭鑄

蕭艾於重葑謂蘭芷之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

而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令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其意有所

寓矣孔璠之艾賦乃云真性與邪熅迭御芳烟與苦蘭競薰

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雖與騷相反其亦不為無意也璠
之又有艾贊曰藹藹靈艾鬱彼脩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何
其拳拳于艾如此邪

自暴章

宋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謂暴戾
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
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
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存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
棄者柔惡之所為○曠其安宅則必做僻邪侈而安其所不
可安之居矣舍其正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
淫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宋張南軒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
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
不亦可哀乎

宋饒雙峰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
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
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爾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可教所以
只說此一頂

明唐荆川曰自暴者如人不知飲食之養生甘于餓死是自害
也自棄者如人明知爵祿之可求甘于卑賤是自棄也



明吳無障曰天下自暴自棄的人不知他是什麼見識看來仁義至美而無可非又自有而必能為者而自舍之自曠之真是可哀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

明郭洙源曰此明道術而發一是賢智之過一是愚不肖之不及暴者分明一箇好禮義却恃其高明之見而非毀之把吾本性之體賊了自棄者吾分中應得之物而拋却不取如君子半途而廢若是昏下不可入道人安足語棄孟子哀之以此二種皆有可入道之資耳物欲所陷猶可開悟勢力所阻猶可引掖暴棄而由于自家吾末如之何矣不可化誨也

明馮其區曰元下曠字舍字則此二節專是積人之能棄被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試語之以安宅正路果能居仁由義否

知仁即是人安身立命的宅子正人所能居者義即是人四通五達的正路是人所能由者正以所居所由之理不越此能居能由之人奈何自諉于不能而曠之舍之也

明張侗初曰安宅正路要在人身上說仁是人安身立命的宅子義是人四通五達的正路不是喻辭提出人字照上兩白字安與正字極重正見仁義之為美

明丘毛伯曰還兼暴氣二項人言哀哉有不可與言為意不忍見其入於危邪也非絕之之辭深望其居由耳

附覽新奇說

明袁中郎曰此爲當世之君而發觀下章卽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見已自絕於仁義而能使人人親長乎

章旨

明趙伯離曰首重二自字見道本固有人自失之後重三人之字見人所自有失之所以可哀此是一章血脉禮義猶云道理只寬說仁義乃着實字故下申言仁義

道在章

宋張南軒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若親其親長其長以率之而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邇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繫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宋胡雲峰曰道是天理之自然事是人爲之當然

明李允我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舉世不失孩提稍長之初而居仁由義矣豈不是乎此孟子性善宗旨運天下于掌之把柄也

明陳如岡曰只存一求之之心便馳騫高遠蓋道可致而不可求也故直指道在親長借天下之至遠形容其至近耳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重乎天下上

明李袁一曰人見吾道平易無奇從遠且難處求人立意見家持異術其實天下之不平正繇於此不爲良知良能的道理

而競爲反側偏陂便是不平舊重人人字謂無一人不如此
非天下平而何看來還重求道與事上

明姚承菴曰上是病求道之太過下正指此道以示人非由邇
及遠之說

明丘毛伯曰愚舊說從俗謂性外無餘道率性外無餘事此說
雖是但本文無性字着出看來只宜就本文認出道事二字
益親長就是道親之長之就是事講道事二字要隱隱醒此
意妙

明吳無障曰此章爲賢智而發道卽心心卽道何甚邇也舍吾
心而外求箇道則遠矣真心體認處卽是事何甚邇也舍吾
心而更求所爲事則難矣蓋道只可在心反求不可在外
尋覓事非道外物故本文兼舉事道而註只曰道初不外是

居下位章

宋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且是理而今不會虧欠了他的○
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
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
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
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何
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
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

或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朱子曰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

宋饒雙峰曰人要爲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誠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

宋韓慶源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

庸大學之相爲表裏

以眉公曰誠身二字一章之骨首從君下位者歷推到誠身上見誠身爲百行之原又從誠身推到明善見不明善則不能誠身明善乃誠身的工夫要將明善套入誠身內講身者親所生之身也誠者吾身本來之真精固結于身也試觀赤子時親無不悅者誠未漓也及知誘物化雕之琢之而父母望之已知非生下本來之身便有不悅矣明善者誠本于繼善之初誠卽善也此善未明則真妄不免錯雜之介故不能誠身一其字可玩

明吳無障曰凡人意念一到真實處則天地可格鬼神可通金石可流禽獸可化况人懷血氣心知之性其情慾嗜好語言

動作與我俱不相違至誠德極其盛必定潛移默化任其順
其不靈也變易其心腸轉移其志慮他原不是用意來應我
却自然不知不覺精神通洽故曰動物不誠非全然不誠具
未到至誠境界申生無所迹而待烹只緣誠非至誠故不能
格晉獻耳

明焦漪園曰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遞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
本於此明善只是誠身的工夫○為世多以諛悅求容詭隨
求合阿意從親者故獲上等各以有道言然總之只一誠身
盡之矣

明黃葵峰曰誠非專指事見說只統言理之體於身
者一一皆實之謂

明鄒臣虎曰至誠三句一正一反重在下句見獲土等皆分內
事全在誠以動之誠至自然動物在心體上說不着人已感
孚有歸根而後有發動天地民物合為一脈絕無彼此之岐
也若不誠却未有能動者存誠之功雖極于思而思之根未
真則意之接構尚在就有所感格終非至誠之體必精誠之
極與天道合方是思誠之人道也此孟子以天道責于人身
以人道責之誠身正得子思之傳處

明湯練川曰觀書蒸蒸又不格姦蒸字最好想動的意思
明丘毛伯曰此非辯誠有天人蓋推原人之本有是誠指出當

誠之意俱就人身上說而意重思誠但思不是空思有明善工夫在內

章旨

明丘毛伯曰通章總是要人思誠故復以不誠決之末節不作能誠之驗說首節全重在誠身上誠身工夫全在明善上非明善外別有一段誠身工夫也

伯夷辟紂章

宋輔慶源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爲有求仕之意故明辯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衆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爾

宋饒雙峰曰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

明蘇紫溪曰文王得乎二老而因以得乎民心天下從乎二老而因以從乎文王此文王之所以爲政於天下也

明杜靜臺曰行文王之政言行文王養民之政以養其老也必爲政於天下言天下之老有如伯夷太公爲民之望者皆來歸以就其養而天下之民心無不歸往矣其王孰禦焉

明郭洙源曰此勉諸侯行文王之政曰七年曰必見王道非迂濶而難行者能行王道自可收民望而爲政于天下所謂事

半而功倍也商周之勢未分紂虐而文王仁以服事殷能脩
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歸周猶歸商也聖人無庸心也
明王弼州曰舉東海北海見人心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
欲歸之意

明申瑤泉曰人只怕不能真行王政耳若真能行天下人心有
忽然動其歸往之勢者卽如文王他本以服事殷何嘗欲王
而伯夷太公一處極東一處極北乃聳然傾慕若此則以養
老之政誠係其心也世主何莫思文王

明湯海若曰大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二
老各爲世間辭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

明董思白曰文王以服事殷能脩舉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
是歸商也非歸周也不然於伯夷便說不去

明李見羅曰以父字換大老字何也曰此爲下係人望張本

明陶石簣曰孟子論仁政之得民多矣此又提出箇二老來說
蓋暗以自負

明張二水曰問如何是行文王之政曰就養老一節論制田里
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以大槩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

明鄧定宇曰文王之政不專指養老言養民盡在其中孟子每
稱文王處不曰王而曰爲政于天下語意自是斟酌

明徐儼弦曰文王之德猶百年而未洽而今可取效於七年文王之化僅怙冒於西土而今可為政於天下所謂專羊古之人功必倍之者

附覽新奇說

明管東溟曰伯夷太公同就文王之養一以鷹揚之勲業終一以叩馬之高節終何迥也其所乘殊也伯夷以遜孤竹之國出其避紂也恐紂以名羅之也一旦遇文而見勲業不但難為中子之得父國亦難為叔齊之受父命矣故文王養其志而不命以位太公以達可行之願出其避紂也恐紂以位劫之也一旦被劫而艱去就不但難如膠鬲之歸之亦難如夷齊之遠暴矣故文王養其身而因顯其身大聖人之曲盡人性如此蓋唯帝堯仁如天而智如神三王之中西伯近之即待二老一事可推也二老則心莫逆而跡相反當夷齊叩馬之時右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說者以為各行其志亦麤論耳二老者直委身公諸天下萬世而不日有故孟子同仁之

太公考

按呂覽註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于周釣于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為



太公望使為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
 曰齊大岳之胤○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涓陽將
 大得焉非龍非麋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
 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
 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於涓陽卒
 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
 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
 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
 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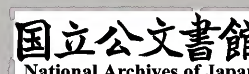
原深而水流死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
 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皆

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
 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
 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網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太魚食之
 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
 可以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
 下可卑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
 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歛焉文
 王曰立歛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
 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

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下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尚書中侯曰王至蒲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秦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涸渚三十三夜無食者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不得鮒次得鯉刺魚既得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楚辭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王逸曰太公鼓刀在市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而歸

〔養老考〕

按王制正義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三禮義宗簡民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若朝之賢者但養於太學不養于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進先養於鄉然後養于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老有四皆用天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



故養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禮書曰禮言凡養
 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
 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虞氏以燕
 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
 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耆老此周
 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此周人以
 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禮養
 老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廱體殿御坐東廂
 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
 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
 正履時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鯁在前祝饗
 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
 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大明會典
 云國初養老令貧者給米肉富者賜爵惟及於編民天順以
 後始令致仕官七十以上者皆得給酒肉布帛或進階其太
 臣八十九十者特賜存問蓋古者尊高年養國老之遺意
 求也章

宋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木
 殺鳥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其時則逆天
 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命可不重哉

宋尹和靖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爲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

宋輔慶源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宋董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明徐倣弦曰此章只富強兩事然叙得甚變化聚斂是富善戰是強連諸侯者近於強兵而不身任其事任土地闢草萊者近於富國而不純取於民

明湯霍林曰此非末減富國者之罪所以甚善戰者之律耳蓋戰國以善戰者爲第一等良臣故孟子痛發之

明楊復所曰聚斂者但剝民之財未至殘人之命尚見棄于孔子况強戰者殺戮過當率土食人罪豈容于死乎原情定罪宜服上刑蓋甚于連諸侯任土地者也連諸侯而使之戰辟草萊而助之戰均非身親戰陣故皆次于善戰者耳謂一人

之命不足以填盈城盈野之命

明吳無障曰殺人盈野殺人盈城八字慘心此其罪大處

明丘瓊山曰土地無知如何率得又如何能食人肉若認此語為真便是可憐須知此語極奇從來不經人道非孟子安能說出此等文字唐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真得孟子語意

章旨

明湯義仍曰全以善戰者服上刑句為主大旨是要說強兵之罪而以富國事形起首節是說冉有以聚斂見棄于聖人輕過過次節纔說到當時人臣富國之罪以起下文亦未甚重而况于為之強戰一段極言慘酷可惡情狀須帶上富國來說以甚其罪纔得况字意此節深明其死有餘辜故末節緊承言當服上刑須總括上盈野盈城二項入講此句是孟子發言本意宜重下二項罪亦非輕而皆以為次者總是深明強戰之罪更無出其上也未補時君不以為罪魁兩處以為功首意

辟草萊任土地考

按商子墾令篇云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僻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重其罪則補急之民不鬪狠剛之民不訟急情之民不游觀必之民不作巧說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莖必墾去天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算地篇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地勝其民者事來民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四者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後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

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
民山林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利故兵出糧
給而財有餘其休民作而畜積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後之律
也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

存乎人章

宋輔慶源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
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
所謂不能掩者也

宋張南軒曰此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

言為旋觀其心體孟子之言一觀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

不待考察者久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
之要

宋真西山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
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
法也

明吳瞻谷曰此見人心有不容掩之倪人當先正其心也曰存
是眸子乃所發實關於所存也曰良是良心之著正在此也
人心原有良知因眸子而露眸子與良心關會甚切故曰莫
良不掩惡正莫良也任你良心喪盡而眸子到底不為你遮

掩重不正一邊胸中非正卽不正而眸子不瞭則眊心原空
因應物纔有箇理目原空因照物纔有瞳子是兩下空空相
映之體最爲靈妙故正心者只是於心體上空空洞洞無一
毫私意染着便是渾然太空而神見于目自無一毫障蔽以
言觀人自是正法末世滋僞難以盡憑故以言質之眸子則
法工且密百不失一

明吳無障曰舉世以爲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不知就人身論自
有眸子把好友多獻出與人看萬不失一○又曰良卽良知
良能之良不須轉念心纔動眸子便見

明方文伯曰存字亦對發字看就他神之存言

明徐徹弦曰竅則神處於心竅則神依於目雖人心不可測
而游息之官必然形見觀人莫審於此○又曰上用目則下
飾觀亦據平日言若心不正則眸子不覺自眊亦非臨時所
能飾也

明姚承菴曰觀人多審其言貌未有察其神之存者說存字最
密

明鄒臣虎曰聽其言也二句時講云不徒聽其言也而又要觀
其眸子欠貼口氣蓋言發於心亦不可忽但胸中未必正而
言猶可掩之爲正其人難憑故聽其言矣復以其言而質之
眸子則人縱能匿于言而不能匿于眸子人亦安得以言而

纂定古今大全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一

掩之哉講度字亦重不善邊方與不能掩惡句相應

明吳無障曰人焉度哉言心之善惡不可置古今以來只為心迹兩字糊塗了多少人物聖人持衡鑒物正欲窮人心曲隱微於疑似之表決不瞞昧過去

明陸實府曰天地通竅子日月陰陽薄蝕則日月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子心邪正則兩眸呈其瞭眊孟子知言聖人不易豈又不如觀眸子蓋言就存乎我者說眸子就存乎人者說人猶借言以自掩至於眸子自獻妍媸雖人亦不能自為計矣

章旨

以上毛伯曰此章著觀人之法首節言眸子之最良下言觀

子者莫能遁正見其良處

眸子考

坊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曰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裏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裏冒也○新書曰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在人者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

纂定古今大全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一

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論衡曰孟子
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文瞭也人心慧而目多
采○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劉劭註目為心
侯故應心而發故仁
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孫卿子云堯舜參
眸子○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大舜重瞳子是
謂重明○楊雄謂目瞳子曰清廬

恭者不章

宋饒雙峰曰恭儉是為國君言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
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上便是

侮人安得謂之恭儉

孟子胡雲峰曰孟子嘗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

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
之驗不奪者儉之驗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不侮不奪者
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
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僞爾

明吳無障曰當時之君本是侮奪却又要邀不侮奪之名必人
肯順其侮奪方可飾已醜稍有不順便彰出諸般侮奪來此
乃中心所深慮者故曰惟恐不順焉

明李衷一曰此論陽為恭儉陰為侮奪者如以虛拘為折節以
屯膏為惜費是也侮奪不得必且訑訑之色見橫征之令下

矣故曰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

明湯養仍曰全以末句為主大意是恭儉自有真而非可以偽為恭儉主君德言不侮人如禮賢下士及匹夫勝予之類不奪人在貢賦上居多作文繁蕪臣民亦得不侮不奪要根心言方與下聲音笑貌相反唯恐不順是孟子揣他心事蓋惟慮侮奪行不去故先飾為恭儉模樣如今人要貪虐先做謹厚廉潔的狀以愚人其實只是聲音笑貌間之恭儉非真恭儉也惡得為恭儉接至末句要渾然無迹蓋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正是上惡得為恭儉之意非又起一頭也

明李倉真曰此為後聲音笑貌稱恭儉之名者而發恭儉必不侮

奪自心言不自行言惟恐不順正是一點侮奪之心便是為

恭儉以聲音笑貌為之以惟恐不順之心正侮奪之深也有

恭之實心則就見為恭幣交亦恭若以虛拘為折節則侮矣

明徐玄扈曰恭儉是中心所發惟恐不順想見其心何如可謂

恭儉哉恐指其心與聲音笑貌對說

明宋潛溪曰不侮不奪處正是恭儉處非云恭者又要不侮儉者又要不奪不侮不侮奪纔是恭儉也

明丘毛伯曰此章為當時要美名而實德不足者發恭儉是名不侮不奪是恭儉之實但世皆以莊嚴端已為恭孟子則以不侮人為恭世皆以樽節已財為儉孟子則以不奪人為儉

此直刺當時之病痛處

男女授受章

宋朱子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

宋張南軒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爲不失其經也與髡因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

即錢尚湖曰聖賢未嘗不行權也權卽道也故程子曰權卽是經若舍道覓權而可謂權乎髡原不識道因孟子說一權字便要他援天下孟子將權字歸併道字見權與道非二物頃刻相離不得

明李貞菴曰孟子所謂權所以濟禮之變是權在禮之內髡所謂權乃越常道以濟一時之事功是權在道之外也

明王觀濤曰夫子之不援只要他從權未必在不見諸侯上明黃貞父曰天下之溺千萬人之溺也援之之具必以道而非若嫂溺乃一人之變也其援之一手而自足倘舍道用權則既失其具亦將以手援天下乎使天下而可以手援吾固不

爲天下重此身使天下而必以道援吾安得不爲天下重此道是重道亦所以重天下也

明方孟旋曰手援可見道援不可見髡謂孟子不援是必手援方見之耳孟子云天下溺吾自援之以道子欲我手援乎是

自任援天下之微詞也道不可枉在言外明王荆石曰舍道而外別無可以援天下者故枉道是失其所以援之之具也而已與道離徒然有箇空手在將使我亦以手援天下乎手援卽影帶援嫂說不是實語

明張賓王曰天下無率人入于豺狼之禮故別嫌之禮重而救死之禮猶重權而從其尤重者權在禮之中天下無甘爲妾婦之道故直道則道在枉道則道窮道窮則兩無所據而安所得權權以道窮道以權窮我與天下兩窮而手無所措何以救天下

章旨

明董思白曰此章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道上總以道不可枉爲主各節註已鮮明玩之自得大抵道外無權權者執此道而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論拯溺避嫌爲輕援嫂爲重論出處守道爲重濟時爲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守道處正其用權處也安得以援嫂爲權而不援天下之溺爲非權乎髡非深于權者惡足以語此如髡之見將流于權

變權變害道甚矣孟子肯爲之乎

淳于髡考

按萬姓統譜云淳于河內羽音春秋時小國也子孫以國爲氏
○滑稽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
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
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
日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
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
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

六年語在國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色

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曰
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
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
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
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
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
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
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
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恭鞞鞠臚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
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
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訝目
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日暮酒闌合尊從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
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
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
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候
王客東室置酒髡嘗在側○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
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
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
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
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宰豔梁父之陰則鄰
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
水于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豺狼考

接埤雅云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
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漢律捕

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千○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蓋今訓狐名則亦後竅應之豺與狼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從才狼以良里語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嚮獸之所在也○毛詩疏云狼能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捷者人不能制其膏可以前煎和其皮可以爲裘○野史云狼起臥遊戲多藉草草皆穢亂故曰狼藉

古者易子章

宋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宋張南軒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養之行也

宋輔慶源曰責善謂責之使必爲善也責之使必爲善則便有使之捐其所能去其所劣之意故必至於相傷

宋陳新安曰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

明瞿昆湖曰天下有理亦有勢無不愛予之父而不能使子必

體其心亦無不勞于之愛而不能使子必若于訓故必假朋友之義以全天性之恩乃權其理勢而為曲成之方也

明陳眉公曰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為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材則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邪父亦未嘗不教疑此亦有感言之

明徐儆弦曰勢不行言不必論理即勢亦行不去夫子未出於正何所憑據而云然乃是父既責望其子子亦起憤懣之心憾詞也○夫子未出於正亦只推不肖子的心未必他如此說

明王觀濤曰則惡矣猶云非天倫之美事

上環山曰易子不重相易上只以子與人教便是

明邵二泉曰論教子而曰易子論中才而曰養皆聖賢曲成人才苦心處

明陳白沙曰國人寇讐之喻不可以論其臣責善則離之論不可以告其子

明王觀濤曰責善即教以正也離即相夷不祥即惡也因上節是反說故此正論其理如此

章旨

明馮具區曰勢不行也句是一章大旨教者必以正節見勢不行處古者易子而教正以勢不行而然末節又是申明所以

易子而教之故總見君子雖不親教其子而自有善成其子之術肯以勢不行而愛之勿勞乎易字是轉易之易非相易也乃古人教子能通其勢之窮處責善卽教正離卽相夷不祥卽惡

事孰爲大章

宋陳新安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爲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爲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爲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卽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

宋張南軒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爲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爲人子之法

宋輔慶源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爲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况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

宋饒雙峰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益

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曾子曾元作
兩箇例頭見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未也

宋陳新安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
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
臨履得正而幾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然欲子之不失其身
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
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
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明 陸聚崗曰可字是許之之意言事親如曾子這等樣養志
乃能盡子職如此為可也方謂之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也
勉人意尚在言外

宋陳新安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事親之
大

明袁了凡曰事親為大不是親大而君長小但事親乃孩提真
性事之最先者故為大暗含下本字說

明吳無障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
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特歸重
不失其身上至孰不為事節更不復以事守互言者上已說
盡故也○又曰觀下文曾子養志為能事親之證則能事其
親處即含養志意在言吾能持守其身這點精神意念真有

以潛孚於親而爲之體貼爲之承順如大舜底豫其親是也
若只遺父母令名與下養志不貼且粗了事親若曾子庶幾
無傷親志故曰可

明孫淮海曰曾子仁爲已任體受全歸乃養志之大者奉養一
節姑舉以繫其餘

明王觀濤曰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旣形而曲以體之總
是養志

明李見羅曰首四句雖平起重守身以事親上能守身以事親
無如曾子故下文舉其事證之事孰爲大守孰爲大是叫起
語不必以君長相形孰不爲事孰不爲守亦然

明張侗初曰第一件最重的是大各件由一件而生是本惟其
爲本所以爲大

明鄧定宇曰分明探出二本字發上二大字蓋千萬葉生于本
惟事親則天倫篤而自行已基作忠作順盡包孕其中矣是
事之本也守身則真修懋而萬化已立治國平天下皆根底
其中矣是守之本也

明蘇紫溪曰曾皙欲有所與是其欲及物的好念頭正是他志
亦卽是道曾子承順親志正所謂論親於道也若一味承順
去則與從親之令者何異

明徐儼菴曰曾子養曾皙下三必字亦見有常意上必有酒肉

是養親之儀下必請所與必曰有是承親之實若曾元養曾子則必有酒肉之外餘皆不可必矣

明錢尚湖曰自古豪傑親老家貧失身祿養多有毛義捧檄色喜亦此意也但人子必不失其身而後可論孝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失其身而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如曾子敝裘耕魯豈有富貴口體之養而孟子獨稱曾子養心且以其未嘗失身於魯衛間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可見不能守身如曾子便是不能養志以之事親斷不可也

明吳無障曰事親若曾子者可本旨不重與曾子上只顯得養志爲事親之道蓋所謂能事其親者必若曾子這等養志而後可耳只就曾子身上說不是說人能若曾子若字輕

明李衷一曰曾子守身事親而舉飲食細事何也要看數必曾子直以已心親心聯貫爲一無一時一念不在親纔能一飯一餽之餘如此常常問也真是視無形聽無聲錫類不匱之大孝非守身者不能故曰可也養志不外守身然守猶在能養則以我通于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

明丘毛伯曰可者言至此方可謂之事親蓋前二節以事親爲大又以事親爲本則事親道理豈苟且忽畧可盡故特取曾子爲一準則以見人子必平日守身如曾子這樣人乃能如此事親如此事親方纔爲可世人不可知身而漫求之事親

烏乎可哉如此看纔得當時發言本意

明茅鹿門曰末節在守身上說必若曾子其人而後可守身以盡孝方干事親之道無愧苟能契吾親之志以盡吾力所能竭雖一飲食一問答間亦以伸孝蓋重在志不在養不然何不稱舜也

附覽新奇說

明陸實府曰良心真切謂之本本非本源乃喫緊着實示人下手處事只有一親守只有一身其精神不容他雜其力不容少分故曰本有一守之守有衆守之守舉其一而衆守皆其所通身之用物宏也專其一而衆守皆其所緩才之當務急也四句連說下守之本單指事親說為切

章旨

明呂涇野曰通章大旨要人守身以事親重在事親上

曾元考

按說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而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曾巢其顛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韓詩外傳云曾參喪妻不更娶人阻其



政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如淳曰華與元參之二子也
人不足與適章

宋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
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云至誠以感動之
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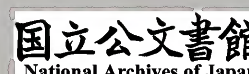
宋張南軒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
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

宋輔慶源曰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色
足以消其逸志非但收辭於頽古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
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志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

宋陳新安曰仁體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也

明徐儼弦曰上章言事親養志此章言事君格心古之大孝大
忠皆於本原之地加意如此

明王侗州曰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用人行政之迹便落第二
義矣人不足三句一直下首二句便覩着格君心說故曰不
足謂所重不在此耳若無大人手段人適政間自不可少大
人者顛昂問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消其邪心矣於是
感之以至誠養之以中和需之以積久自可以喻之於道曰
作用何如在未萌不在已明在未事不在已事視無形聽無



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格心之功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乎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為多然迎其未然之機潛順而
不知為妙耳亦不能無規諫納約自牖孔子曰吾從諷諫是
也

明耿楚侗曰格君心之非不在適間在平日盛德化神其溢為
聞望著為威儀與夫從容諷諭者使人主非心潛消嘿沮而
不自知

明張侗初曰大要是以心格心必自己心先正而後君心可正
耳

明高中玄曰既云君仁君義又云君正謂何益煦煦者非不仁
孑孑者非不義然以大德不以小惠是仁之正無偏無黨
道蕩蕩是義之正是謂龍德正中又德溥而化光也

明陳國祿曰須玩二不足字徒事其末諍臣抗疏千言而不足
深探其本大人轉移一念而有餘君仁君義君正自心言莫
不仁義正自用人行政言莫不仁義正便是國計之定而不
搖于羣小之口也

明周季侯曰格停格也大人不去格君心之非而君心之非自
然潛消而不自知便是停格了

明李子名曰君仁三句俱在心上說念念如此是為莫不尚不
推到人政上國定內方入用人行政一正君一字要提出見

不必紛紛適間意

明丘毛伯曰全重大人兩字大人平日道德隆重自家絕無一毫非處故只把此身做君之格式而令其嘿化不知所以然有不虞章

宋饒雙峰曰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有不

明徐徹弦曰毀譽已是失真况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尤毀譽之無實者故愛憎之口脩已觀人者之不可憑也

明湯海若曰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虞也不虞是才德未脩自度不足以致譽故曰不虞之譽求全是行求完非求免於毀而反以得毀故曰求全之毀

明柯賓明曰二有字無限感慨譽而不虞如無源之水涸可立待毀而求全如指玉為石久當自明

明顧涇陽曰惟不虞所以有譽惟求全所以有毀可見名之所在無心可待有心不可取

明郭涿源曰只是要人自責自脩不可容心于毀譽人多喜人之譽已豈知有不虞之譽乎譽足重乎人多懼人之毀已豈知有求全之毀乎毀何傷乎可見人只當以不虞為愧而自責人只當以求全為急而自脩譽與毀併置之度外可也

明唐荆川曰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

明王陽明曰昔王通謂止謗莫如自修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

其事不必辯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辯之是

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修己而平物也

明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也

人之易其言章

明陳眉公曰人方以無所懲責為得以肆言而孰知乃其大不

幸也喜時言多失信怒時言多失體

明丘毛伯曰此章以無責二字為主無責被君子之所責受國

家之譴責俱是要看得濶大些大旨是欲人之慎言無以

易取責

明姚承菴曰責任也不當責任所以輕言

人之患章

宋胡雲峰曰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眾人而言

宋朱公遷曰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

足為學况可為人師乎

明郭青螺曰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此

戒人之自滿病在一好字

明黃葵陽曰患字正從好字生來好為人師非必真去師人也
只存一自滿之心祇見我可以師人而足已自是如此則終
身學問不復長進矣故足為患

明楊復所曰人之患言是人之通弊也必作可患說

附覽新奇說

明陳定宇曰好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師而人未必師之也
明程竹山曰師主教不主學曰好為人師未可為也當學可知
矣

樂正子章

宋陳新安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
子曰以後一罪責之

明子觀濤曰失身之罪最大而註以不早見長者為甚蓋言罪
上加罪也

明陶石簣曰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為而來及何
所從來意正欲他就不要見長者上自悟從子敖之非

明茅鹿門曰孟子以昔者罪之正謂昔者來便當以昔者見耳
明許思白曰克曰昔者以其未久也孟子曰昔者以其來於昔
而見於今是已久也子聞之也至長者乎作一向讀言急於
求安緩於慕道

舍館考

按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桂苑云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周禮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左傳云晉師三日館穀○國語云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君接士之館○荆州圖經云襄陽縣南有桃林館○南郡新書云州有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宋張南軒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

宋饒雙峰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為無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明王觀濤曰孟子不欲明言子敖之不當從只云徒舖啜也徒守可味舍不計其人意在舖啜指道路所需言

明方文伯曰重學古之道上蓋得道深則看得世味淡且把得趨捺定如孟子言在我者皆克制也方能藐大人

明沈無回曰謂正子因驩于進非也謂有意藉其資糧亦非所以論正子只偶然不謹與之同來耳孟子儘諒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舖啜耳此戒責而善提醒之辭想正子聞之必爽然自失

明丘毛伯曰要看學古之道道字道之界限甚嚴一毫不可苟且孟子雖責其從子敖然不顯言子敖所以不可從處講語須有含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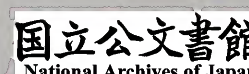
不孝有三章

朱熹雙峰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但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

宋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以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告之也以君詔之而已

宋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爾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

宋陳新安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



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爲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

明吳省菴曰告而娶者稟親命以全親祀固孝也不告而娶者遭親變而通之以權雖不稟親命亦無非爲親祀計亦孝也所以君子以爲猶吉都在全親祀上看

明陳白沙曰此與獨夫章皆天理人欲之最精析處倘父未至于必不可告君未至于必不可容若稍有一毫私意于其間便是不忠不孝之尤者

明楊升菴曰告不告總爲無後不廢大婦之倫不失子孫之保變通以成已之孝委曲以成父之慈故曰猶告然則禹之伊子爲安天下也湯武之征誅爲救民也君子以爲猶讓也伊尹之放太甲爲祗承湯命周公之負宸爲待長復辟也君子以爲猶相也

明唐荆川曰此章以孝字爲主講猶告處全本孝字意發之蓋告而娶者承親命以延親之祀不告而娶者又善體親心以延親百世之祀是舜雖不告於親而實舉此心以告之宗廟矣告不告總之爲親故曰猶告蓋不告以通其告之權正鑒不孝以全其孝之大也

明王觀濤曰此章專爲舜而發上只將論孝引起非泛論事理

而以舜為證也註中二不孝一失幾諫一失顧養

明蔡虛齋曰三不孝皆是正路上差了脚與世俗不孝不同

明李卓吾曰三不孝何必為他註脚

明李九我曰他人執舜不告之迹議舜為違親而不告與告異

君子諒舜不告之心知舜為善全其親而不告與告同告與

不告總在全祀上說不然泥告之經而廢不告之權則所得

于孝者小而所失于孝者大矣豈舜之所為乎

仁之實章

宋朱子曰這實字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

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

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

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根精

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

之間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

真實者義之實亦然

宋真西山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益二

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先體

認踐行於此而克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

宋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如

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

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

宋輔慶源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哉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之意至于克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動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

宋王莆田曰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慤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就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蘖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

宋張彭老曰孟子所謂實節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繁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

宋朱子曰此章緊要在五箇實字上

明王舟州曰此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仁義智禮樂性也却只是個虛名若驟語人以仁義智禮樂鮮不驚駭不知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此便是仁義之實知而弗去便是智之實節文之便是禮之實樂之而生便是樂之實俱用是也二字指點之詞也實者本根之謂有實必有華而五者充滿宇宙但可謂之華也

明羅近溪曰天下道理只是仁義乃仁義是箇虛名而孝弟其名之實也試看人從母胎中來只曉得愛箇親少間只曉得跟隨箇兄聖賢卽此事親從兄的心便叫做仁義自少至老雖一刻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這時原自不肯去也久久不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自然有許多文彩亦非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者父母昆弟和美一團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生長暢茂以至舞蹈而不自知焉則樂之極已

明吳無障曰實如果實一般無限生機俱包含其中乃其發根處也

明王觀壽曰實字只一團真切的意思不在事親從兄之跡上說

明吳無障曰知是孩提時帶來的弗去乃所以爲知莫說知了又須弗去

防徐徹弦曰心雖無窮不得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樸不得
不行以委曲之儀說節文二字甚好

明袁中郎曰知而弗去是良知得于不慮處非守之固只此點
良知不昧也節文者任情多無節任真多無文愛敬真心協
于自然之節度非有意節文之也樂斯二者愛敬真心和順
而無勉強樂則生五句只是發明樂之妙處也愛敬從和順
而生自不可已動盪而不自知也此無聲之樂也智則知斯
二者樂則還于不知亦不過還于赤子之初心而已赤子之
愛敬自知乎故謂之實也仁義禮智理也卽性也非性自爲
一物而中含四德也但仁義禮智之名由感而始見假令未
落于情四者亦無名只可謂之性而已孝弟須出于性而
于情孩提稍長不可謂非情但爲情之最初者耳

明夏九範曰手舞足蹈形容之辭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也

明屠赤水曰中庸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論語謂孝弟爲仁之
本分明以孝弟爲性中故物而仁統之也道何定名之有程
子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當有孝弟來說得太煞吾
謂性中亦安得有仁義禮智四物也當其未落於情四者無
可見渾然一理而已

明王宇泰曰生是孝弟之萌動慝可已亦是孝弟之充長手舞

足蹈不必真箇舞蹈凡人樂意外現則有舞蹈此明是樂孝弟之意形現於外不知云者則又不自覺其形現之如此化而忘焉者也

明湯霍林曰孟子一書多是言性而所謂性者約之仁義耳所謂仁義者約之孝弟耳論其端則孩提之知能極其用堯舜之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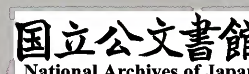
章旨

明葉臺山曰此章總註云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于此此四句已了大旨破盡紛紛之障仁義智禮樂定是五平看俱重在一箇實字實不是華言指良心真切者言都在心之發用上說方與實字相貼

天下大悅章

宋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

宋饒雙峰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先意承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宋陳新安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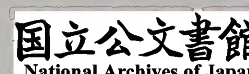
宋張南軒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爾為人子者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

明瞿昆湖曰首節原舜之心在于順親下節因順親之事而表其為大孝也

明鄒臣虎曰得親順親是舜一生心事舜之事親只是自家所為一一與道合親心自然順非是有意感動從親心上討順也舜何嘗見父有未合道處即焚廩浚井乃父命極不是的舜亦見以為當然從之而不違只是自家盡道此心直到終身不忘怎曉得天下之歸已也故曰上孝大孝滿事親之公量便是

明王荆石曰天下悅而歸已以為仁人孝子舜惟知盡事親之道不知已之為仁孝此即視天下猶草芥處原無輕富貴明方文伯曰不得四句側重順親一邊中間有化與定許多感格工夫在

明徐徹弦曰舜要盡箇為子的道理就要做那順親的事業雖瞽瞍不順道理的人至是亦底豫可見舜有無限精神把瞽瞍一副心性都換過了雖未敢謂與道為一然較之前日欲殺舜氣象何啻霄壤



明羅念菴曰天下非當草芥舜亦非草芥天下者推原其心有如此耳

明陸貞山曰順非徒不拂親心而已必親之心皆順乎理如下底豫方是順所以尤難

明郭洙源曰天下化且定舜不之知也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耳此之謂大孝不重化天下上要于其忘化處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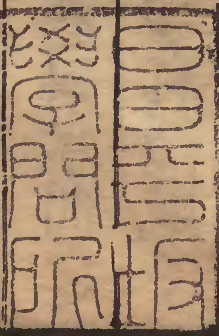
明王弼州曰天下化天下父子定非前疑而今定也人至此人各反其天事至此事各歸其極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定者理之至極處也化字定字俱自了化父子定父言

明湯海若曰天生瞽瞍與舜非一時父子也為天下萬世也愛之孝非一人之孝天下萬世之孝也若無這箇樣子不知父子為何物矣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明歸震川曰得親四句是孟子無可擬議極狀舜之心耳舜惟自盡為人為子之道何嘗見父有不順于理處只是要得親順親重自己說順字較得字更難非兩平語

瞽瞍考

按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鄭司農云無目眈謂之瞽有目眈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劉向孝子傳云舜父夜臥夢見一



鳳凰自名為雞口啣米以食已言雞為子孫視之是鳳凰以
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稻穀中
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舜前舐之目霍然開○
類林云舜耕歷山歲不孰舜糶其毋詣糶每還錢與米問之
子也因相抱歸扶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真源賦云
舜糶于平陽中父認之乃舐其目目以光明

田韞靈川曰舜時四凶具五十無所討類靈川舉之以丑殺
父于為何哉矣姑曰替鄭為新而天下之為父于者安
之表非一人之表天下萬世之表也甚無言商耕于不味
曰為商耕曰天坐替鄭與殺其一却父于也為天下萬世

